

經部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褆

謄録舉人臣楊兆豐

詩補傳卷二十七

宋 范處義 撰

魯頌

魯頌之異於商周蓋不可專以功德優劣而論商周為天下之頌魯為一國之頌學者當知東周之文不能如古乃世變使然況魯頌作於史克以史克之才而視周公相去幾何豈可以槩論哉閟宮明言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而韓氏章句乃曰奚斯作魯頌以詩

之本文為據則毛氏為正韓氏為妄斷可識矣而班固西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賦序皆云奚斯頌魯揚雄法言亦曰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蓋三子皆不見毛氏詩故也

駉古熒下同　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魯頌見録於聖人有二焉於駉之序備見之春秋之

君皆罔知恤民凡所舉措多傷財害民之事僖公獨知以儉足用以寛愛民夫儉與寛雖他無所經見然舉牧于坰野一事言之則知其有志於民而儉與寛亦可想而知且務農重榖與牧于坰野若判然二事而實一事也何則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邑民居也郊與野則民田也林與坰則皆為田之外而坰為尤遠也夫馬亦國之重事問國君之富則以馬為對故衛文公騋牝三千詩人美之今僖

公獨遠牧於坰蓋以農事為尤重故不憚於遠牧況牧馬於坰馬既得所而邑之外曰郊曰野民田皆無所妨所謂務農重穀牧于坰野為此故也以農為務則國必多蓄所以足用也遠牧于坰則農無廢業所以愛民也牧馬一事而足用愛民皆在於是此聖人所以存魯頌者一也魯自成王賜以天子禮樂俾之祀周公耳羣公之廟固不當用也故孔子入太廟則每事問以見其微意又嘗以郊禘為非禮而魯之諸

公安然用之不知其非也今魯人欲為一頌詩必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後為之舉此心以往則凡天子之禮樂魯之所不得用者魯人當知之矣此聖人所以存魯頌者二也他國縱有頌詩必無此二者宜聖人所不取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戶橘有皇有驪力知有黄以車彭彭思無疆居良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佳有駓符悲有騂有騏其以車伾伾敷悲思

無期思馬斯才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徒河
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亦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
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因有騢有驔簟有魚以車
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說者以駉駉為良馬腹幹肥張此馬之得其所者也
遠在坰野而馬得其所則僖公之處此蓋有道矣詩
人每章言牡蓋馬以牡為善也每章言薄言駉者謂
馬之善不止是也其品固多矣言馬之善而繼之以

思則僖公葢嘗精思而後得此也一章謂有驪白之驈黄白之皇純黑之驪黄騂之黄以此馬而就車則彭彭然而張盛葢由僖公思慮之廣故思及於馬而能使之皆善也二章謂有蒼白雜之騅黄白雜之駓赤黄之騂青黑之騏以此馬而就車則伾伾而有力由僖公思慮之長思及於馬而能使之皆才也三章言有青驪隱粼之驒有白身黑鬛之駱有赤身黑鬛之騮有黑身白鬛之雒以此馬而就車則繹繹而相

屬蓋由僖公思慮之無厭斁故思及於馬而能使之作而奮起也四章謂有陰白雜之駰彤白雜之騢豪在骭之驔二目白之魚以此馬而就車則袪袪而彊健蓋由僖公思慮之無邪僻故思及於馬而能使之利於攸往也人徒見牧馬於遠地以為務農重穀耳而不知僖公思慮甚精所以處此者誠得其道馬之臧也馬之才也馬之作也馬之徂也皆有以致之而原於一心之思慮以見處事無不曲當其效自如此

也衛文公秉心塞實淵深無他嗜好故其富國之速至於騋牝三千亦塞淵之效也孔子嘗以思無邪一語斷三百篇之義蓋取斷章而言非特此詩之謂也是詩四章皆賦其事而頌之

有駜備筆下同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僖公君臣有道雖不可考然由上篇言之則魯之君臣皆可窺其一班也夫以魯僖公之為君而能牧于坰野不使妨農此盡君道之一也季孫行父之為臣

一頌詩必請命而不敢妄作此盡臣道之一也各舉其一可以知其君臣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繩證下同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嗚玄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呼縣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序言君臣之有道詩止以有駜喻人臣之才以振鷺

喻人臣之儀不及其君何也曰為君之道在用人而已在接下而已臣有才如有駜有儀如振鷺亦足為有道之臣君能用人而有駜之臣得以盡力君能接下而振鷺之臣相與燕樂豈不足為君之有道乎駜言其馬之壯也黃也壯也駽也皆言其馬之良也四馬曰乘言馬之在御也馬雖良而君不御猶臣有才而君不用何所施其力也始言在公明明則明足以善其職中言飲酒卒言載燕既善其職則朝廷無事

君臣相與飲酒而燕樂耳鷺于下止其所也鷺于飛得其所也人臣在燕有威儀如此而君又樂之以盛樂專言鼓咽咽舉其樂之盛而言之也君臣燕樂始言舞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終言歸既醉而出並受其福也三章皆言于胥樂兮胥皆也謂君臣皆得其樂也然上二章醉而舞醉而歸一時之樂耳未若卒章人臣稱頌自今以始歲歲有年君子之榖祿足以詒其孫子其樂為無窮不止於一時也魯頌善

頌善禱之辭多類此是詩三章皆比而頌之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宫也

天子之學曰辟廱謂其水圜之也諸侯之學曰泮宫謂其水半之也說文以為諸侯鄉射之宫豈諸侯行鄉射於學歟許氏之說亦必有據矣說者謂泮宫閟宫魯僖因舊而脩之是以不見於春秋此詩有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小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其君臣之辭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其斤）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蒲害）鸞聲噦噦（呼會）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此三章論學校之美也文王作辟廱詩曰於樂辟廱魯侯脩泮宮詩曰思樂泮水學雖有小大而人情之所樂一也芹水菜也藻水草也茆鳧葵也江南謂之

尊三物皆泮水之所有因以興泮宮所養之才也與豐水有芑同義言薄采以見人才之多薄采而用之猶如此其美也三章皆言魯侯戾止蓋既俯之必親往視學此人情所以思而樂也菁菁者莪言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亦以美成王能視學故天下喜樂之也魯人之所樂者何始觀其旂物茷茷而有容聽其鸞聲噦噦而有節則無小無大皆欲從公而往既已樂矣已而見僖公之馬則蹻蹻而驕聞僖公之音則昭

昭而明及其親炙僖公之顔色笑語則未嘗有所怒
惟教誨而已於是又以為可樂也卒而僖公在泮飲
酒則或於此行鄉射之禮以序賔故魯人又樂之祝
其既飲此旨酒神必錫之難老使之順從此長道以
屈羣醜也羣醜指淮夷也是時淮夷為患故魯人
既樂僖公之視學而望其有屈服淮夷之功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
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戶

此章專頌僖公之德為下四章服淮夷張本也雖曰頌之亦有規切之意蓋謂非有德不足以服人也穆穆美之至也詩人以於穆稱天命稱文王又謂天子穆穆今魯人樂僖公而頌之故其辭極於美也敬明也亦德之盛也既樂之故稱其德亦極於盛也至於謹其威儀則可以為民之法則信能文武則可以感格烈祖無有不孝則可以自求多福其規切之言歟謂有此三者人斯服矣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嬌嬌虎臣（居表）
在泮獻馘（古獲）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此後四章皆言服淮夷之事魯人為脩泮宮而作此
頌詩意欲歸功於學校其言申複不已曰既作泮宮
淮夷攸服曰在泮獻馘曰在泮獻囚曰在泮獻功曰
集于泮林竊意當時必有服淮夷之事不然安得有
此空言況不一而足乎案春秋僖公十六年公會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左氏傳

曰謀鄫且東略也杜預曰鄫為淮夷所病故也然則僖公會諸侯于淮亦已見於春秋矣是時齊霸業漸衰城鄫之役亦因齊而罷故春秋不書服淮夷之事而僖公則奏凱而歸魯人以為有功也聖人存魯頌以申魯人之志蓋謂城鄫之役不終失在齊而不在魯故也明明魯侯德之明也克能也攸所也僖公能明其德故知以脩學校為先泮宮之役既作已足為淮夷之所服矣況矯矯有武之虎臣以征伐於外既

能馘其所格者之左耳以告而善折獄如臯陶者又能辨其所當囚者以告則僖公之服淮夷為可信矣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此章言僖公伐淮之師有功也曰濟濟多士則所用三軍皆君子人矣故能克廣其德心不為褊躁而于征則桓桓有威武狄遠也淮夷在魯東南雖遠在東南之地亦烝烝而進皇皇而大不吳不喧譁也不揚

不輕揚也不告于訟謂無以爭訟之事告于治訟之官者所以能有成功獻于泮宮也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竊意魯用天子之禮樂故其學亦用王制故獻馘獻囚獻功必於泮宮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色留戎車孔博徒御無斁亦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觩弓健貌搜矢勁貌五十矢爲束戎車則甚廣大徒

御則無厭倦所以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果能益堅守此道則淮夷可以盡獲矣

翩彼飛鴞吁嬌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九永彼淮夷來獻其琛勑金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鴞惡聲之鳥也以喻淮夷鴞聲固惡而集于泮水之木食我桑黮亦能改其鳴而歸我以好音宜淮夷雖陋服我泮宮之化憬然而悟皆來獻我以琛寶其寶維何元龜尺有二寸之龜也象齒象所遺之齒也又

納我以大賂其賂維何南方之金也魯人以淮夷之服必欲歸功於泮宮不為無說蓋魯禮義之國也僖公能以學校為先旣脩之又視之旣匪怒以教之又飲酒以序之故其所成之材如芹藻凫葵之美而出征之士皆濟濟桓桓為君子之人及其受馘論囚又必於是而告成功焉則淮夷之所以服者非以其兵力也以其國有禮義故也昔項羽嘗為魯公及垓下之敗魯獨堅為羽守漢欲引兵屠之以其守節禮義

之國故不忍加兵以此知禮義之在人心者不可泯

固天下之所畏服也是詩八章其七章賦其事而頌

之卒章比也

閟筆位下同宫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閟宫魯廟也僖公因其舊而脩之故不書於春秋序

詩者乃取詩中復周公之宇以為作頌之因故說者

謂魯人之所願欲實則未能也夫常許皆魯地也常

或作嘗在薛之旁許即許田也魯桓公元年鄭人以

壁假許田魯遂許之莊公三十有一年築臺于薛是時尚為魯地然則魯之侵疆未能復者葢有之矣是詩所頌禱之事不一而足而其大者則復周公之舊宇也詩人既以是為大故序詩亦舉其大以發之欲魯之子孫不忘此也然則是詩雖為頌而勸戒之意則與終南同也昔平王雖以周地賜秦襄公而襄公實未能取之至其子文公始伐戎而收其餘民終南之詩已美其能取周地卒章且有壽考不忘之語與

魯人頌僖公眉壽保魯無以異終南則風有頌體閟宫則頌有風義正以勸戒之意同故也

閟宫有侐況域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元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直容穋六稙徵力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巨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閟深祕也侐清淨也實實固也枚枚辨也言魯廟而先姜嫄推本周家所由興也有姜嫄斯有后稷有后

稷斯有周家有周家斯有魯國上美姜嫄德不回邪天用是憑依以生后稷謂履帝武敏歆也其生也無災害謂不坼不副也雖過滿十月而生不遲謂先生如達也其降之福則教民稼穡别其嘉種如黍也稷也先種之稙也後種之稺也菽也麥也稻也秬也皆百穀之類下國猶下土也分而言之以協音韻史克文勝之辭也以是為后稷之福葢謂因是功而封之邰也以稷為纘禹之緒葉葢謂禹平水土之後稷以

教稼穡繼之皆民所頼以生也語曰禹稷躬稼謂相因以成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泰下同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子踐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戒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都回商之旅克咸厥功

上章言周之有國始於邰此章言周之王業始於岐也翦商者武王也而曰實維大王何也蓋得乎丘民可為天子大王自邠遷岐有仁人之稱從之者如歸

市則周之得民自岐始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文王之受命實纘大王之緒謂繼大王之得民所以致天命之至也届至也天命既至故牧野之師上下無復疑貳無復虞度以為上帝實臨之敦治也謂攻治商紂如林之旅能咸成其功也十亂同心同徳三千人惟一心所謂咸者如此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此章言成王封魯之始也葢成王封叔父周公於魯復留為三公故以元子伯禽往莅其國大啟爾宇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魯爵為公既方百里矣又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所謂大啟爾宇也魯在周東故曰為周室輔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

既多

此章言僖公祀于廟之禮也僖公爲周公之遠孫莊公之子也用交龍之旂四馬六轡耳耳然順而附於車輿言其盛也春秋之祀皆然旣無解怠故無差忒也皇皇大之至也后帝謂天也言魯亦用郊禘之禮夫郊者以祖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命魯公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此魯郊之證也孔子曰

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此魯禘之證也僖公亦用此禮故皇皇后帝繼之以皇祖后稷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聖人以魯之郊禘為非禮史克不知其說則以為美也騂犧周所尚之牲也謂天必饗之宜得多福也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七羊）毛炰（蒲包）胾（側吏）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

此章言僖公之受福由祭之得禮周公皇祖則指周

公與魯公也魯人既以后稷為皇祖矣又言周公皇祖閟宫一廟皇祖並稱在魯無所嫌蓋魯用天子之禮樂魯廟即周制也魯人謂周公皇祖所以福僖公者以其奉祀盡其禮敬也將嘗於秋而養牲於夏楅設於角衡設於鼻敬之至也公羊傳曰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何休曰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犧尊將將言其尊之美也

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蓋象犧牛之形也周官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說者謂爓其毛而炰之也胾謂切肉羹謂肉汁不和之大羹與肉味有菜之鉶羹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大房半體之俎也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堂房周語曰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全烝謂全體房烝謂半體殽烝謂體解

節折也萬舞干羽之舞也洋洋衆多也自牲至舞皆

言禮之備也

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

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孝孫指僖公也上章既言僖公之祀盡其禮敬此章

遂假尸祝之言以報僖公也謂孝孫之慶維何俾爾

之國熾盛而昌大俾爾之身壽考而臧善保兹東方

之土使魯國常若今日不虧不崩謂無毀壞也不震

不騰謂無驚動也三壽謂大國三卿亦皆壽考與君為朋君臣之福皆如岡陵之高固也或曰三壽謂上中下也上壽百二十中壽百歲下壽八十魯人頌僖公與三壽之人為朋也亦通

公車千乘（縄證）朱英緑縢（徒登）二矛重（直龍）弓公徒三萬貝冑（直又）朱綅（息廉）烝（之升）徒增增（如字）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此章言僖公為國之盛也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成

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七萬五千人下言公徒三萬與此數不合者蓋千乘苟盡用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朱英以朱飾矛也綠縢以綠約弓也二矛重弓以備折壞也故凡置矛與弓皆有副也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貝胄以貝飾兜鍪也朱綅以赤綫連綴甲也烝徒謂進行之徒增增而益多也膺者服膺而不敢忘也懲

者懲艾而不敢忽也承者莫敢當我也言魯不忘戎狄之患故懲艾荆舒而不敢忽所以夷狄莫敢當魯也案僖公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盟于召陵是時齊桓霸業方大故僖公與齊桓舉義兵伐荆楚羣舒乃楚之與國故曰荆舒是懲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何也言魯雖周公之國亦不敢忘戎狄之患耳大抵子孫所為之善否人以為祖宗之盛衰魯之郊禘亦非周公之自

為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以魯子孫之郊禘為周公之衰則孟子以魯子孫之膺戎狄為周公之盛何疑之有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黄髪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五蓋

上章既言魯國之盛此章遂言國人稱願僖公長享其國也昌而熾昌而大則言魯國也壽而富耆而艾則言僖公也髪白而復黄背有鮐魚之文皆有壽者

之證也魯人既願僖公之壽故欲舉有壽者之證皆試驗之也故曰壽胥與試萬有千歲享眉壽而無災害所謂善頌善禱之辭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巖巖高也詹與瞻同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為望也龜蒙二山則在魯之境内故曰奄有案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

曰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謂蒙山也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既有龜蒙遂極東之海邦皆淮夷之國莫不率從魯之命豈非魯侯之功哉或曰願其有功如此

保有鳧繹亦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武伯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鳧繹二山皆徐國之地繹與嶧同禹貢徐州有嶧陽孤桐遂荒徐宅謂遂奄有徐戎之所居宅也魯之初

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及是言海邦蠻貊及彼南夷皆率從共命莫敢不應而順之如二章所陳可謂盛矣辭或過夸亦以史克文勝故也

天錫公純嘏古雅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髮兒齒

此章首尾皆頌禱僖公福壽之辭則中間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亦為頌禱之言無可疑者純一也受福

曰嘏始言天以純一之福錫公使之眉壽保有魯國也終言魯侯所以燕安於其國而有喜樂者以有令妻之助謂聲姜也有壽母之賢謂成風也上則宜於大夫下則宜於庶士衆而邦國之人皆知有其君上若僖公者可謂既多受祉矣所不可知者壽耳今公則黃髮兒齒前章所欲試驗之者今驗之果有壽證矣說者曰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也豈非壽證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短是度待落是尋是尺松桷角

有舄昔路寢孔碩新廟奕奕亦奚斯所作孔曼萬且碩萬民是若

此章言脩閟宫之事也徂來新甫二山名松柏二山之所宜木也故斬斷之量度之使長短合於尋尺用以為榱桷施之棟宇狀如舄然謂材良工巧故壯而且安也魯之路寢固已碩大矣未若新其所脩之廟奕奕然為尤大也所脩之廟乃公子奚斯所作謂公子魚也作謂主其教令而監護之屬其工役課其章

程詩人美奚斯之善其職故言其規制甚曼長而碩大能順萬民之望也以此見僖公之脩泮宮脩閟宮皆民之所願欲故二詩之頌禱其辭甚美也是詩本八章斷以文義當分為十二章句之多寡不必拘其體則賦也

詩補傳卷二十七

詩補傳卷二十八

宋 范處義 撰

商頌

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大師有商頌而太史公謂宋襄公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其說本之韓氏今所存五篇皆言湯孫及武丁孫子無一辭及宋則知太史公信韓氏之為妄矣魯頌為僖公而作所言皆美僖公

獨閟宮略推美姜嫄后稷與太王文武遂及周公魯公豈有為襄公作頌而不及宋可乎說者謂其辭古奥不類周世之文而國語閔馬父之言亦與今序合誠至論也或者乃謂周成王始封熊繹於荆至周惠王時魯僖公之元年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韓氏宋襄公之說殊不知荆自帝嚳九州已有荆州之名至禹貢分别山川則荆及衡陽為荆州乃在南即荆楚也荆岐既旅至于荆山乃在

西蓋雍州之荆非荆州之荆也詩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別荆岐耳既自古有荆孰謂周封熊繹始有荆哉然則以荆爲荆楚自商頌始孰謂周惠王時始有楚哉商頌聖人存之爲一經之終與書秦誓同信傳而不信經非所敢聞也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啓代武庚爲商後十傳至戴

公當宣王時其大夫正考甫乃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時又亡其七篇以那為首幸那詩不亡後世猶得見祀成湯之詩也

猗於宜與余同下那與賓我鞉桃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格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亦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

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竊讀商頌知古人之簡朴見之文辭者未易以章句文義求也如那之詩方歎其樂之盛多而止及於鞉鼓遂言感格中間方論鞉鼓管磬之音遽歎湯孫之美於後復論鼓舞嘉賓而以烝嘗終焉學者要當如讀盤誥不必以文義相屬識其大旨可也那之大旨在祭祀作樂能感格神人耳猗歟辭那多也首歎商之樂何其盛多邪然置我之鞉與鼓奏鼓之聲簡簡

然大而不繁已足以衎樂我烈祖成湯則樂何以盛多為哉湯孫謂主祀之時王可以奏感格之效謂祖考所以安我者使我遂其孝思而成其祀事此與夔之論樂以戛擊鳴球搏拊琴瑟為祖考來格之意同謂聲音之感格不以盛多為貴也次言鼓聲淵淵而深管聲嘒嘒而細與堂上之玉磬相依而皆和平足以顯湯孫之美名此與舜之命夔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之意同謂非其人不能致樂之和也次言大鐘大

鼓斁然而盛干羽之舞奕然而大而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亦豈不悅懌此與夔之論樂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之意同也謂樂之感格先祖考而次及在位之人也卒言祀事非今日創之為也自古先民莫不温恭於朝夕而執事則恪敬也謂平居則朝夕温然可即而不忘於恭故於執祀事之時則愈恪而敬也祖考其尚顧予之烝嘗哉乃湯孫之所將奉庶幾其必饗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曰

在昔曰先民葢謂以敬奉祀徳之美也猶謙曰非我能然乃效先民之所為耳猶堯舜禹臯陶君臣盡道不敢謂巳之能而曰稽古也然則朝夕則温恭執事則有恪乃從古聖賢之常行湯孫能師古者也或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所以首言奏鼓亦通是詩與周頌同

烈祖祀中宗也

中宗太戊湯之四世孫有桑榖之異懼而脩徳商道

復興先儒謂烈祖中宗也如丙以甲為祖戊以丙為祖也此篇大旨在奉祀之得禮比上篇差有次序其簡朴亦似之湯與中宗同稱烈祖不為異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戶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格同下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七羊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嗟嗟有歎息勞苦之意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乃近於文矣謂中宗為烈祖以有復興之功也祜福也秩秩有序也申重也惟其有序所以重錫後人也爾指主祀之君也言今及於爾之所其後未艾也清酤和羹皆祭祀之物凡祭酒在先羹在後所謂差有次第也始用清酤已謂祖考所以賚我者使我遂其孝思而成其祀事猶上篇言奏鼓即言綏我思成也儀禮祭祀燕享每言羹定

而後行禮蓋戒則夙戒其事平則腥熟得節矣此之謂羮定亦曰和也羮既和則執事者駿至寂然無人聲故曰無言謂其講習既熟臨時無有交侵其職事所以靡有爭也祖考於是安我眉壽使我享黃耇之年無疆也約軝謂轂之飾纏約以皮而朱漆之也錯衡謂錯置文采於車之衡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鶬金飾之盛也此言助祭之諸侯也其春祀之物主祀之君執事之人助祭之諸侯皆得禮如此固足以

格祖考而來享矣況我主祀之君方受天命溥而且將謂甚大也天方降之以康年使黍稷穰穰之多則祖考來格來饗降我以無疆之福必矣祖考尚顧我之烝嘗哉乃湯孫之奉祀也上言以假以享謂有以致之也下言來格來享謂可以必致也先言主祀次及執事次及助祭亦有次第至以天命自許而以豐年自喜恃其君為湯之子孫謂祖考之必顧亦簡朴之辭也是詩與周頌同

玄鳥祀高宗也

高宗武丁中宗之五世孫有飛雉之異懼而脩德商道復興是詩止言商之所以興下及於孫子辭簡而旨多信其為商之文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

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河可

是詩明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且爲告神明之詩理無虛誕諸儒以其近怪多疑其非嘗於生民之篇論之詳矣後世以春分玄鳥至祈于郊禖正以簡狄有鳦卵之異故歆慕之若當時止用玄鳥至之日祀郊禖安得謂帝立子生商而契何以謂之玄王也且高辛氏之世庶事朴略安有時節祀享如後世之詳苟無鳦卵之異亦何必用玄鳥至之日祀郊禖邪竊意

簡狄之祈子亦若姜嫄之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耳諸儒於姜嫄簡狄之事皆曰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郊禖是不知後世取玄鳥之祥為故事而謂高辛氏亦然未之敢信也契之生也若是其神異故詩人以為天降也宅居也自契至于湯八遷始居亳是未居亳之前芒芒無定也古猶昔也帝上帝也自昔上帝命有武德之成湯正治其封域于四方之諸侯隨其方而命之君覆有九州而為之王也然則商之先后其

受天命可謂不危殆矣是以至于武丁之孫子猶能以武王於天下所向無敵故曰靡不勝申言武丁孫子蓋指主祭之君甚言其有武也龍旂指諸侯大國之助祭者十乘言大國之多也糦黍稷粢盛也謂之大糦言大祭有大國之君奉承之詩人侈其事也邦畿千里指商之都也畿門内也謂城門内之地東西南北共方一千里其中徑三十一里有餘也畿内不特維民之所止肇始也彼封域極于四海之廣皆視

京師為始所以四海來至者祁祁之衆也景山商都之望也春秋傳曰商有景亳之命殷武言陟彼景山衞風言景山與京蓋衞乃商之舊都也員謂周也商都帶河盤庚所謂惟涉河以民遷是也詩人言四海之諸侯來至於京師如河水之周景山亦因山河以起興也今亳有景山故曰景亳詩人申言商之受命咸得其宜百祿之多皆能負荷蓋侈其事也以山河比天子諸侯又謂其君能負荷亦簡朴之意是詩與

周頌同

長發大禘也

禘之名義取其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又為四時之祭名祖之所自出為大則四時之祭為小也商以契為太祖之所自出乃高辛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圓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濬哲維商稱商之先祖多濬哲之德也濬深也哲智

也有是德故發見於禎祥者亦為甚長也方洪水之未平也芒芒然無有疆域禹敷治下土而四方之外諸大國始有疆域由京師言之故以四方為外也幅邊也猶布帛之有幅也隕周也謂諸大國周於天下各有邊幅亦既長遠矣是時契之母有娀氏方大謂有子契乃天之所立以生商之王業也

玄王桓撥(本末)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息亮)土烈烈海外有截(才結)

以契為玄王以志玄鳥之祥猶后稷之名以棄也古人質朴故有此稱謂桓撥謂有武斷可以撥亂也惟其有撥亂之才是以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通達雖無所不通達而能率循所行不越於禮也遂以是而視民民無不發而應之此其所以能敷教也歟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威武之盛也至此海外之國又截然聽其命矣相土之事雖史失其傳詩人之言聖人錄之可以為據矣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昭假古雅遲遲上帝是祗諸時帝命式于九圍

天之眷命固未嘗違於商而由湯之前未有其德可以配天者至于湯則德與命會故曰至于湯齊湯之德何如哉以降已則不遲謂其遜志于學而能務時敏也聖敬日躋謂其德日進而脩罔覺也湯之德乃與傅說之告高宗者若相似然豈說亦有見於此歟德既如是故昭假于天遲久而不息惟上帝之是敬

帝所以命之以天下使以身之德為九圍之法也九圍九州也圍言其彊域也九有言有九州也猶言皆為已有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張衛旒何河可下同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受小共恭下同大共為下國駿厖莫邦何天之龍寵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奴版不竦小勇百祿是總子孔

既言下國則小球大球為諸侯所贄之瑞小共大共

為諸侯所共之貢何疑之有旒謂綴於冕者厖謂犬之駿者古詩字多通用商人語質故取微賤之物以喻下國亦以尊王者故也說者以綴旒為旗之垂者則以為斿也既取附上為義不若謂如五旒之垂前后皆綴於冕不必以旒為斿也齊詩以駿厖為駿駹則以為馬也既取享上為義不若謂如駿犬之獵得獸則歸其主不必以厖為駹也詩人頌成湯受小大國之贄有如五冕之垂旒是荷天之休福也受小大

國之貢有如獵師之得獸是荷天之榮寵也湯既荷天之福又能保其福不競則無好勝之心不絿則無欲速之心不剛不柔則無寬猛之偏所以布政優優而和而天之所與之百祿亦聚而不散也湯既荷天之寵又能保其寵敷陳其大勇不可震動以有守也不可恐懼以有養也毅然以天下自任而天所與之百祿亦持守而不失也

武王載旆(满具)有虔秉鉞(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

三蘖五葛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謂湯以武王天下截旆秉鉞以行天討旆言載載始

也若所謂自葛載是也鉞言虔虔敬也若所謂恭行

天罰是也如火烈烈言威武之盛如猛火也曷誰何

也謂莫敢誰何也漢書作遏義亦通苞本也謂夏桀

也三蘖旁生萌蘖也謂韋顧昆吾也湯有威武故桀

與其黨昆吾韋顧三蘖皆不能遂其惡也九有之諸

侯既截然歸湯於是先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與夏

桀也檀弓言子卯不樂說者謂桀以乙卯亡左氏傳魯昭公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以此知湯同日殺昆吾與夏桀也鄭語曰祝融之後八姓己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然則昆吾韋顧與桀同惡者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佐右又商王

此時據商祖之所自出而言則湯以前為商之中葉

也葉言其世也震動也業危也湯未興之前國弱故震動而危懼也允信也至湯信為天所予故降生伊尹以為卿士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湯所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實佐佑成湯以商而王天下也此詩為禘而作伊尹以功臣而與祭故卒章及之盤庚之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然則功臣與祭其來舊矣是詩七章或賦或比而頌之

殷武祀高宗也

玄鳥既祀高宗矣而此詩又祀高宗何也意商頌作於高宗之子若孫故祀高宗為不一玄鳥則美高宗之中興以有祖德故也此詩則直述高宗中興之盛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而規入其阻莊呂裒蒲侯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撻雖訓疾亦有鞭笞天下所向無敵之意以殷武為言謂商王之有武者莫若高宗也武丁孫子猶曰武

王靡不勝況武丁乎宜其奮然伐荆楚之國深入其巢穴乃裒取荆旅之所截然盡平其地謂髙宗之功誠無愧於為湯之孫也蓋湯既以武而王而髙宗亦能之故也易曰髙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然則髙宗之伐荆楚可謂不苟用兵矣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此章美髙宗既平荆楚因思湯之盛也謂女荆楚亦

近居國之南鄉耳昔者我祖成湯雖氐羌遠在西域猶莫敢不來享謂貢獻也莫敢不來王謂世見也此乃商之常禮荆楚何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壁下同）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丑革）稼穡匪解（懈）

此章美高宗荆楚既平諸侯畏服之多也來辟猶來王也謂天之所命列辟之諸侯可謂多矣凡禹所治之地無非諸侯之國都也今皆以歲事來王於商勿

謂我有禍患適罰及於女也女能以民事為重治其田野之稼穡則可以免咎也其後周成王諸侯來助祭遣之之辭曰如何新畬孟子言天子之巡守亦以土地闢田野治與土地荒蕪為賞罰之首皆此意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此章美高宗能體天人之心以賞罰諸侯監臨也嚴畏也謂天命之臨固已可畏矣而民有尤可畏者以

天之視聽在於民故也高宗能畏敬天人賞必當功不敢僭也罰必當罪不敢濫也怠解也遑暇也高宗用此賞罰兢兢然不敢解緩所以能命下國之諸侯而大建我商家之福也古之明王爵命諸侯賞善罰惡亦此意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此章美高宗能正都邑為天下之本福及子孫也商

邑商之都也高宗能治都邑使風俗翼翼然禮遜恭敬故四方皆取中焉謂天下視都邑為風俗也其聲聞則赫赫而盛其威靈則濯濯而大故身享壽考康寧之福使後嗣得以保其基業高宗享國五十九年而其後歴世尚逺詩人之言亦驗矣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短是遷方斲陟角是虔松桷角有梴五連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此章美高宗内外無事脩宮室而享其逸樂也景山

商都之山其地宜松栢丸丸圓而直也自伐斷與遷徙及方正而斵削之不敢不虔敬其事也松良材也故以為榱桷則梴而長以為衆楹則閑而整王寢既成居之甚安以見終於逸樂也周宣王中興先南征北伐然後考室詩人亦以乃安斯寢美之然宣王之詩列於變小雅而髙宗之詩乃列之於頌豈以宣王中興有不克終之愧故不得為正雅而髙宗中興之功有始有卒故與周頌並隆聖人删詩寓襃貶於雅

頌且以是為一經之終其旨深矣是詩六章皆賦而頌之也

詩補傳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詩補傳卷二十九

宋 范處義 撰

附說

釋十五國二雅三頌名

周召

周本作郿黄帝次子昌意之後姬姓之國在岐山之陽姬水環流故曰周其國已亡於夏商之間后稷始封於邰至公劉遷豳大王遷岐實郿之故地省文曰周名或

作邵顔師古注漢書凡引召南皆作邵南豈古字多通或省文為召邪黄帝之後本封於鄁其國既亡故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黄帝之後於薊召即薊也後攺為燕故太史遷謂武王封召公奭於北燕然則薊之為燕猶唐之為晉荆之為楚耳或曰黄帝之後封於薊者巳絶成王更封召公奭於薊為燕猶封微子於宋以繼商後也皇甫謐以召公為文王之庶子信如其説則周公召公葢兄弟也成王封周公於魯既以元子伯禽代之而

留周公爲師則封召公於燕亦必以元子代而留召公爲保矣史記太史公留滞周南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也蓋二公分陜而治周公居東既爲洛陽則召公居西即今扶風雍縣有召亭是其地也周公食采於周召公食采於召故曰周公召公雍與洛皆周之中土而其化實行於南國故曰周南召南然則孔氏以岐陽爲周南吕氏春秋以爲禹省南土塗山之女作候人之歌實始南音周公召公取法焉皆非其實矣

邶鄘衛

邶本又作鄁晉書作背如石勒初名背及胡部大張背督是也鄘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衛本姬姓之國武王伐紂以其地封武庚成王時管蔡挾武庚以叛遂以餘民封康叔於衛意邶鄘亦同時與衛分守商之遺民其後皆為衛所有邶古作鄁邶即省文也鄘古或作庸庸即省文也邶鄘衛皆以水得名邶水在泰山之阜淲水出宜蘇山衛水在靈壽禹貢恒

衛既從鄭氏詩譜云北曰邶南曰鄘東曰衛今以地理考之多不合未知孰是

王

說者曰風土之詩曰風朝廷之詩曰雅宗廟之詩曰頌十四國皆有風土之詩豈王者所都之地獨無風土之詩乎故曰王國風或以王風為東周之詩二義與舊說不同姑存之

鄭

周宣王封母弟鄭桓公友於宗周咸林之地今永興軍鄭縣是也及幽王敗於犬戎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卒取虢鄶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十邑今河南新鄭是也又為開封之故地此鄭與新鄭之別也

齊

武王克商封太公呂望於營丘太皥之後爽鳩氏之墟因其地有天齊山遂以為國名至成王時周公廣其地

東至于海西至于南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為五百里之國今泰山之陰淄濰之野在封域之内

魏

魏為晉所滅今陜州平陸有魏城是其故地後以封畢萬左氏以為魏大名也葢取象魏之義然象魏古或讀為巍莊子所謂魏魏然而已即巍之省文也方言自關以西秦晉之間凡細而有容者謂之魏則是魏者取其細也然則讀為巍則訓大讀為魏則訓細後人相承以魏

為大固未嘗考此也

唐

唐本作鄗帝嚳封堯為鄗侯在并州平陽至周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故謂之晉陽至子燮遂改為晉今晉州是也左氏傳曰成王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封於夏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夏墟今晉陽是也在禹貢太行常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

秦

秦伯翳之後周孝王封其裔孫非子於秦邑即隴西秦谷是也今隴州汧原乃秦之故城至五世孫襄公救犬戎之難平王錫以岐豐之地西周之故都也

陳

周武王封舜之後嬀滿於伏羲太昊之墟是為陳胡公其封域在豫州之東今之陳州是也

檜

周武王封祝融之後妘姓於鄶為子居溱洧之間即溜

水以名其國字書溱洧之溱多書作潧今滎陽有古鄫城或疑鄫與鄶字相近故誤作鄶今又轉而為檜蔡左氏傳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鄭語云幽王之世桓公謀滅虢檜鄶仲恃險則鄶與檜古蓋通用矣

曹

曹本顓頊孫陸終之故國因漕水而得名其後周武王封叔振鐸於曹為伯在魯衛之間濟陰定陶是其地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今廣濟軍是也傳國二十三世

至於伯陽為宋景公所滅

豳

后稷始封於邰今鳳翔武功邰城是也邰亦作斄又作㠘公劉遷於豳今邠州栒邑豳亭是也豳亦作邠太史遷以公劉為后稷之曾孫班固人物表亦然且夏太康為啓之子則謂公劉為太康時遷於豳於理可信而漢婁敬乃曰周之先自后稷封之邰積德絫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則是公劉與桀並世其年之相去為甚遠

遷固作史考據必精要敢一時之言豈足惑哉

小大雅

小雅或作宵雅學記曰宵雅肄三宵小古字通用故小人亦曰宵人大雅或作大牙亦古字通用書有君牙禮記作君雅

三頌 三亳詩附

周頌皆作於成王之時多出周文公之手題曰周頌以别魯商耳不然詩三百篇除商頌外皆周詩也何獨頌

哉成王封周公元子伯禽於少昊之墟本名魯故曰魯公曲阜者魯之隴阜委曲長七八里遂以為邑號即今之仙源縣隸兖州其封域在徐州之北大羽之野國中有大庭庫豈大庭氏亦居此乎魯之有頌猶費誓也或者微見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邪契始封商於之地今商州商洛縣是也地有商山因是得名自契至湯八遷湯居亳而為亳者三北亳即今之拱州考城是也古謂之蒙莊周蒙人也漢謂之薄蓋漢書多借同音字通用

故以亳爲溥也南亳即今之南京之穀熟是也南京古商丘豈湯以商丘之名同於始封故遷之歟西亳即今之西京偃師是也說者以爲湯居西亳至盤庚自河北徙於北亳而孔氏詩正義取皇甫謐之說乃謂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地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今以經傳考之書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湯實帝嚳之後帝嚳之都在今偃師則湯始居西亳從先王之

舊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故國在今拱州之寧陵考城乃其鄰邑則湯次居北亳故使亳衆為之耕也左氏傳曰湯有景亳之命今景山在拱州楚丘舊屬南京則湯最後居南亳受命而有天下也然則三亳皆為湯所居謚論南北二亳是矣謂西亳為盤庚所徙誠考之未精也且殷以溵水得名溵濦同音古溵水縣乃今陳州之商水縣是也亦近南京書言盤庚將治亳殷又言盤庚遷于殷則盤庚所遷亦南亳或北亳耳況書

言作惟涉河以民遷說者謂南渡河則非偃師明矣立政曰三亳阪尹說者謂湯舊都之民來歸文王分為三邑以處之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非謂三處皆有亳名也古之帝王惟商不常厥邑自契至湯既八遷三亳之外他不可考仲丁遷于囂今河南敖倉也河亶甲居相今相州也祖乙居耿今河東皮氏也盤庚五遷乃治亳殷餘亦無可考據然則詩所謂自彼殷商洛汝殷商則兼商山淢水而言之書曰商

書頌曰商頌蓋本契之始封而稱之也

詩補傳卷二十九

詩補傳卷三十

宋　范處義　撰

廣詁

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古春秋無通義故即詁也字有異訓異音文義可一者亦既一之不可一者具疏于後

風雅頌字有異音

南亦作尼心切白虎通曰南之為言任也詩燕燕凱

風泮水皆南字與心字協韻後人多倣之

風亦作孚音切詩綠衣烝民皆風字與心字協韻後人亦多用之

雅亦作阮古切揚雄趙充國贊雅字與虎字協班固東都賦雅字與武字協

頌亦作餘封切漢儒林王式傳容禮甚嚴魯徐生善為容皆書作頌此類頗衆蓋古字通用也

詩字同音訓皆異

各取經一句為例餘當以文義各從類而讀不復悉

具

風 風風也並如字風化也下以風刺上音諷諫也 選 不可選也如字擇也又舞則選兮雪戀切齊也

施 施于中逵如字設也又施于中谷以豉切延也 相 金玉其相質也如字相在爾室息亮切視也

御 以御于家邦如字治也百兩御之五嫁切迎也 祭 可以享祭祀如字祭也祭仲諫側界切姓也

土 下土是冒地也如字徹彼桑土根也音杜 齊 思齊大任如字同也有齊季女側皆切敬也 厭 有厭其傑如字足也厭浥行露于葉切濕也厭厭夜飲于鹽切安也 純 文王之德之純如字一也白茅純束音屯聚也 敖 以敖以遊五羔切遨也彼交匪敖五報切傲也 數 不以勝借數如字位也軍旅數數

起色角切頻也心焉數之所主切可數也
卬
人涉卬否五郎切我也瞻卬昊天音仰望也顒顒卬卬五郎切盛也
敦
王事敦我如字迫也鋪敦淮濆如字厚也敦彼行葦徒端切聚也敦彼獨宿都回切不移也敦弓既堅音雕飾也敦琢其旅亦當音雕從文義也
亟
既亟只且紀力切急也亟用兵欺異切數也
邪
思無邪音斜不正也其虛其邪音徐舒緩也
遠
誰謂宋遠如字遠近也遠父母兄弟于萬切相遠也
猗
綠竹猗猗於宜切盛也猗重較兮於綺切倚也兩驂不猗於寄切偏附也猗儺其枝於可切柔弱也
婁
弗曳弗婁力俱切斂也式居婁驕力住切數也
出
我出我車如字於也匪舌是出尺遂切出之曰出
飲
既飲音酒如字飲酒也既飲食之於鴆切飲之曰飲
食
每食無餘如字飲食也既飲食之音嗣食之曰食
先
不自我先如字在前也尚或先之蘇薦切先之曰先
去
鳥鼠攸去如字

彫也欲銷去之起呂切去之曰去

罩 蔦之罩兮徒含切延也以我罩邦以卝切利也

莫 民之莫矣如字定也君婦莫莫音陌靜也維莫之春音暮晚也

追 薄言追之如字送也追琢其章音堆雕也其追其貊音堆戎狄也

援 無然畔援于願切助也以爾鉤援音袁引也

虺 維虺維蛇許鬼切蟲也我馬虺隤呼回切病也

蛇 維虺維蛇市奢切蟲也委蛇委蛇音移行也

湛 湛湛露斯亢減切濃也和樂且湛荅南切甚也

雨 以陰以雨如字風雨也雨我公田于付切雨之曰雨

令 自公令之力證切號令也寺人之令音零使令也

射 叔善射忌如字藝也終日射侯食亦切射也無射於人斯音斁厭也

辟 下民之辟音壁君也其命多辟音僻邪也啓之辟之音闢闢也

率 方叔率止如字衣率也命將率所類切將帥也率彼中陵如字循也

祝 祝祭于祊如字人也侯詛侯祝音呪詛也素絲祝之如字斷也

弔

不弔昊天如字郵也神之弔矣音的至也**假**假哉天命古雅切大也假樂古子音格至也湯孫奏假音格感也**否**或聖或否方九切非也未知臧否音鄙惡也**雝**曷不肅雝如字和也維塵雝兮音擁蔽也**菑**于此菑畝側其切田也無菑無害音災患也**柴**告祭柴望如字祀也助我舉柴子智切積也**復**復文武之竟土如字還也復會諸侯於東都扶又切再也**勞**如臣下之勤勞如字苦也勞歸士力報切勞之曰勞**來**子寧不來如字往來也勞不來音賚來之曰來職**守**守成也如字守其成也巡守手又切巡所守也**聞**有聞無聲如字名聞也令聞不已音問聲聞也**弁**小弁步干切樂也頻弁如字冠也**賁**賁然來思彼義切飾也賁鼓維鏞扶云切大也**丁**椓之丁丁陟耕切聲也寧丁我躬如字當也**平**終和且平如字和平也平平左右婢延切辨治也**茹**柔則茹之音汝納也來茹

來茹如預切皮也 昭 於昭于天如字明也率見昭考時昭切佋也 涼 涼彼武王音諒信也涼曰

不可如字薄也 泮 思樂泮水如字半也隰則有泮音畔崖也 隕 其黃而隕如字隕也幅隕既長音員

周也 適 叔適野如字適往也天位般適音嫡嫡庶也 摻 摻執子之祛所覽切攬也摻摻女手所銜

切織也 爾 天保定爾如字汝也彼爾伊何乃禮切盛也 說 我心則說音悅喜也說于桑田始銳

切土也猶可說也如字言也 僭 僭始既涵如字進也以譖不僭七心切亂也 害 無害無害如字

患也害澣害否戶蓋切何也 朝 朝隮于西陟遙切旦也崔鄭以朝直遙切見也 錡 維錡及釜其綺

切三足釜也又跌我錡巨宜切鑿屬也 母 母氏劬勞如字父母也毋餘我笱音無禁止也 樂 鐘鼓

樂之音洛歡也送之以禮樂音岳器也 還 還予授子之粲兮如字俊也子之還兮音旋周也 行

寘彼周行戶郎切列也我獨南行如字去也示我顯德行下孟切德也

卷 不可卷也卷勉切卷舒也有卷者阿音權卷曲也

蹻 小子蹻蹻其略切驕也蹻蹻王之造居表切武也

乘 乘彼四駱如字騎也駟彼乘黃繩證切四馬曰乘

信 無信人之言如字誠也不我信兮音申伸也

捄 有捄其角如字角貌捄之陾陾音俱蘽也

肺 自有肺腸如字臟也其葉肺肺普貝切盛也

佗 委委佗佗待河切和易也予之佗矣音他謂他人也

養 中心養養如字不能定也孝子相戒以養養也餘尚切養之曰養

穫 八月其穫如字刈也整居焦穫音護地名也

遺 棄予如遺如字忘也莫肯下遺惟季切及也

提 歸飛提提是移切羣飛貌好人提提如字安諦貌

彭 行人彭彭以旁切多貌出車彭彭如字張盛貌

厲 於厲廣壯如字進也天方厲虘但假切亞也

斁 思無斁如字厭也我斁下土丁故切敗也

鮮 鮮我方將，息淺切，少也。魚鱉鮮魚，如字，新也。難 其葉有難，乃多切，盛也。天難忱斯，如字，不易也。

央 和鈴央央，於良切，中節也。旂旐央央，音英，鮮明也。青 綠竹青青，子丁切，盛也。青青子衿，如字，色也。

蓼 予又集于蓼，如字，草也。蓼彼蕭斯，音六，長貌。澤 彼澤之陂，如字，障也。其排澤澤，音釋，土解也。

亹 亹亹文王，音尾，勉也。鳧鷖在亹，音門，水絕也。

詩字音同訓異

皇 四國是皇，正也。皇矣上帝，大也。思皇多士，美也。極 永錫爾極，中也。昊天罔極，窮也。畏不能極，至也。

夏 四月維夏，時也。不長夏以革，大也。肆于時夏，中國也。戎 烝也無戎，兵也。肆戎疾不殄，大也。戎雖小子，汝也。

肆 肆成人有德，遂也。肆于時夏，陳也。是伐是肆，縱也。公 夙夜在公，公家也。矇瞍奏公，公事

也

烝 文王烝哉君也烝我髦士進也烝然罩罩衆也

那 有那其居安也猗與那與多也

虺 虺虺其靁暴也維虺維蛇蟲也

征 王于出征伐也而月斯征往也

時 維其時矣及時也神罔時怨是也

將 我將我享奉也將受厥明大也

卬 卬有旨苕高仰也維王之卬病也

斁 古之人無斁厭也庸鼓有斁盛也

共 小共大共供也念彼共人恭也

令 我無令人善也自公令之使也

澤 川澤訏訏川也思澤乖矣思也與子同澤褻服也

定 定之方中星也麟之定題也

堅 爪筐堅之伋墜取也尺之息也

駿 通駿有聲大也駿奔走在廟疾也

襄 兩服上襄駕也玁狁于襄除也

武 允文允武德也履帝武敏歆迹也

夷 昆夷駾矣戎也玁狁于夷平也

艾 凡詩言艾皆當五蓋切字書本有二訓一草名可以治疾一老也有盡之義不必改音刈

儀 樂且有儀容也無非無儀善也儀刑文王則也

矢 永矢弗諼誓也以矢其音陳也 **特** 武公寡特孤也求爾新特異也 **微** 微我弗顧無也中國微矣

衰也彼月而微虧也 **戾** 鳶飛戾天至也亦維斯戾罪也 **烈** 無競維烈業也厲王之烈暴虐也二之日

栗烈寒凜也如火烈烈猛熾也南山烈烈寒同憂心烈烈火同 **之** 維鳩居之語助也之子于歸是也

思 不可求思語助也思齊大任思慮也 **止** 亦既見止語助也依介依止居也淑慎爾止容也止于丘

隅息也 **爾** 而成其志爾語助也百爾君子汝也 **斯** 彼何人斯語助也何斯違斯此也 **忌** 抑磬

控忌語助也胡斯畏忌憚也不忮忌疾也 **猗** 河水清且漣猗語助也綠竹猗猗盛也猗與那與歎也

菼 葭菼揭揭亂也毳衣如菼騅也 **穀** 播厥百穀禾也民莫不穀善也 **侯** 侯文王孫子維也洵直且

侯美也侯服于周諸侯也 **載** 載沉載浮則也文王初載年也上天之載事也 **維** 維天之命發語也緋

繩維之繫也**抑**抑懿抑思發語也抑抑威儀謙也**亦**亦傳于天發語也亦可畏也又也**式**式微式微發語也不聞亦式式法也式穀似之用也**何**何斯違斯發語也何以穿我屋謂以物也**伊**伊假文王發語也伊誰云從爾也**爰**爰居爰處于也有兎爰爰緩也**胡**胡得焉何也胡考之寧老也**圉**孔棘我圉貓圉也鞉磬柷圉止樂也**猶**猶可說也尚也之子不猶如也尤猶辰告謀也**讎**反以我為讎仇也無言不讎答也**摽**摽有梅落也寤辟有摽拊心貌**莫**維葉莫莫成就也尺之莫莫矣定也

詩字音異訓同

車車服不繫其夫如字王姬之車尺奢切**妃**后妃之德也如字貴其妃榴馬音配**兩**兩服上乘

如字葛屨五兩音兕**中**惠此中國如字周室中興焉張仲切**翿**左執翿徒刀切作其鷺翿音道皆舞也**其**夜如何其音基彼其之子音記皆語辭

字通用

猶匪大猶是經**猷**秩秩大猷**壹**民德歸壹**一**其儀一兮**詹**六日不詹**瞻**民具爾瞻

屢屢顧爾僕**婁**婁豐年**甫**吉甫作誦**父**家父作誦**嘯**其嘯也歌**歗**條其歗矣**庸**庸鼓有斁**鏞**賁鼓維鏞**昆**西有昆夷之患**混**昆夷駾矣**且**匪我思且**徂**思馬斯徂

字借用

匪鶉匪鳶借鶉為鷻**詒爾多福**借詒為貽**為國之基隊矣**借隊為墜

樂爾妻帑借帑為孥陟降厥士借士為事為龍為光借龍為寵何人不矜借矜為鰥不夙則莫借莫為暮以我齊明借齊為粢豈弟君子借豈為愷借弟為悌於乎不顯借於為嗚借乎為呼昏椓靡共借昏為閽為下國駿厖借厖為尨不知其郵借郵為尤維其卒矣借卒為崒伴奐爾游矣借伴為泮借奐為渙倉兄塡兮借倉為愴借兄為怳碩大且卷借卷為鬈漸漸之石借漸為嶄既醉大平也借大為太黄耇台背借台為鮐幅隕既長借隕為周不吳不敖借吳為話誰能亨魚借亨為烹衡從其畝借衡為横借從為縱害澣害否借害為曷汎汎其景借景為影天夭是

椓借天為妖聊樂我員借員為云百祿是何借何為荷取妻如之何借取為娶召伯所說借說為稅勿予過適借適為謫復文武之竞土借竞為境子之湯兮借湯為蕩緜緜其麃借麃為穮奄觀銍艾借艾為刈

重言通用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天命王命同穆穆文王穆穆魯侯○明明天子明明魯侯天子諸侯同桓桓武王桓桓于征○嗟嗟烈祖嗟嗟臣工○穆穆皇皇烝烝皇皇○文王小心翼翼仲山甫小心翼翼○

雝雝在宫肅肅在廟有來雝雝至止肅肅○亹亹文王亹亹申伯君臣同　悠悠蒼天悠悠我思○視天夢夢視爾夢夢○昭假遲遲行道遲遲天人同　冬日烈烈如火烈烈日火同　秋日凄凄風雨凄凄蒹葭凄凄日風雨草同　雨雪浮浮江漢浮浮烝之浮浮雨水氣同　祁祁如雲興雨祁祁被之祁祁采蘩祁祁雲雨人衆同　洪水芒芒宅殷土芒芒○河水洋洋牧野洋洋水土同　滔滔江漢武夫滔滔○秩秩德音秩秩斯干人木同　明星煌煌檀車煌煌

星車同乘者閑閑臨衝閑閑○噦噦其冥鸞聲噦噦人車同濟濟多士四驪濟濟○王旅嘽嘽嘽嘽駱馬人馬同君子陽陽龍旂陽陽人旂同胡不旆旆茷茷旆旆旂殺同聽我藐藐既成藐藐人屋同犧尊將將應門將將器屋同奕奕梁山奕奕寢廟四牡奕奕山屋馬同八鸞喈喈鼓鍾喈喈雞鳴喈喈車樂禽同無然泄泄乘者泄泄泄泄其羽人禽同其泣喤喤鍾鼓喤喤人樂同降福簡簡奏鼓簡簡福樂同鳴蜩嘒嘒鸞聲嘒嘒嘒嘒管聲蟲車樂同行人儦儦

儦儦俟俟人獸同 麀鹿濯濯鉤膺濯濯濯濯厥靈獸物德同

降福穰穰豐年穰穰福歲同 緜緜瓜瓞緜緜其麃瓜禾同

維葉萋萋蓁蓁萋萋

重言字同音訓異

二之日鑿冰沖沖立弓釋也鞗革沖沖物弓垂也 厭厭於鹽夜飲安也厭厭於豔其苗足也 君子陶陶道樂也 駟介陶陶徒報適也 鱣鮪發發補末盛也飄風發發如字疾也 維葉莫莫如字成也君婦莫莫陌靜也

重言字異音訓同

八鸞鏘鏘鸞聲將將並七羊切聲也獨行睘睘嬛嬛在疚並音瓊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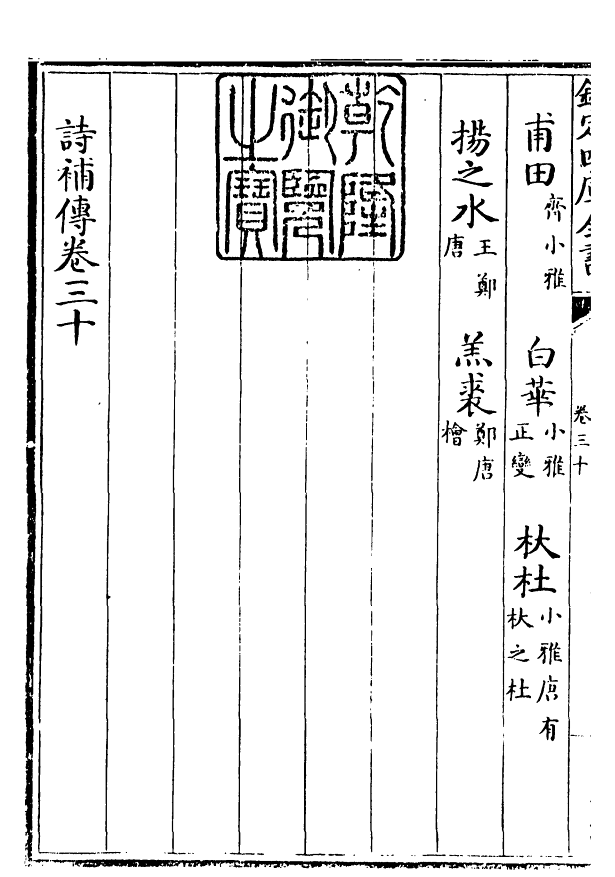
重言音同字訓異

八鸞瑲瑲八鸞鏘鏘聲也八鸞鶬鶬金飾也並七羊切

嬛嬛在疚獨也

詩重名

柏舟邶鄘　谷風邶小雅　無衣唐秦　黄鳥秦小雅



甫田齊小雅　白華小雅正變　杕杜小雅唐有杕之杜

揚之水王鄭唐　羔裘鄭唐檜

詩補傳卷三十